

远东朝鲜战争中泪血细节
战火硝烟熏染的浪漫往事



枪炮与玫瑰

曾剑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枪炮与玫瑰

曾剑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枪炮与玫瑰 / 曾剑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033-2177-1

I. 枪… II. 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0071 号

书 名: 枪炮与玫瑰

作 者: 曾 剑

责任编辑: 余天宝

封面设计: 李 戎

责任校对: 马 涛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177-1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第 一 章	001
第 二 章	012
第 三 章	021
第 四 章	032
第 五 章	043
第 六 章	051
第 七 章	063
第 八 章	072
第 九 章	082
第 十 章	090
第十一章	100
第十二章	114
第十三章	121
第十四章	131
第十五章	142
第十六章	150



第十七章	160
第十八章	176
第十九章	198
第二十章	211
第二十一章	224
第二十二章	247
第二十三章	260
第二十四章	268
第二十五章	277
第二十六章	289
第二十七章	304
第二十八章	318
第二十九章	330
第三十章	342
第三十一章	355
第三十二章	368

第一章

1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黄昏，霞光如锦，倒映在鸭绿江水面，随着光影的移动，一点点被岸吞噬。玫瑰色的光淡了，远了。夜幕袭来，透澈明净的江水，被暮色一点点浸染。天渐暗，唯有那条手掌宽的白色国界线，横在浮桥中央，清晰可见。

宋春来在举步跨越国界线的那一刻，猛然回头，望着就要离别的祖国。暮色迷茫，他的心也是迷茫的。他不知道这一别，还能否踏上归途。

宋春来是集团军文工团一名副排职军官，十七岁，已跟随文工团征战一年有余。一路行军打仗，并没使他壮实起来，瘦削的肩，没能撑起那身肥大的军装。当然，变化还是有的，个头山竹似的往上蹿了一截，眼里少了稚气，脸上多了朝气，嘴唇上那浅灰色的绒毛，慢慢地有点像胡须了。

宋春来想多看一眼祖国，后面的人挤上来。他回过头，眼前是朝鲜的土地。宋春来把步子迈得更大，脚步声急促如响鼓，把离别的伤感击得粉碎，兴奋和激动漫上心头：真是难以置信，昨天还是

那么虚幻的朝鲜,那么遥远的异国他乡,现在就在眼前,就在脚下。

过了江,上岸,进入一片松树林,天更暗,步子慢下来。团长陈聚旗跨出队列,停在道边,舞动竹板大声叫喊:“同志们,加把劲儿,前面就是宿营地。”话音一落,队列里那散漫的脚步骤然紧凑。刘磨拴窜到宋春来身边,冲着宋春来咧嘴笑。宋春来听不见他的笑声,只见黑暗中,他那口白净的牙,反着玉一样的光。刘磨拴是偷着跟来的,出征的名单里没有他。他低头缩脖混在队伍里,就是不上留守处报到。进入朝鲜,他的腰板挺起来,脖子伸直了,有一种做贼得逞后的侥幸。没人理会他,文工团都知道他混在队伍里,只是不说出来。大家喜欢他,来就来吧,不来,心里惦念。

行不多时,陈聚旗喊:“停止前进,搭帐篷!”其实并没有帐篷,只是在林子里选块平地,展开篷布,四角扯在树上,遮挡露水。军先头作战部队已过,所以大伙并不担心敌人的枪炮,倒头就睡。夜里,宋春来翻身,碰到毛茸茸的活物,吓得一下子弹坐起来。刘磨拴一把按住他,说:“别吱声,是赛虎。”

赛虎是刘磨拴的一条狗。宋春来吓出一身汗,小声说:“你胆子忒大,怎么让它来了。”刘磨拴说:“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跟来的,我一躺下,它就钻进来了。”

宋春来说道:“你俩一个德行。”刘磨拴嘎嘎乐。宋春来说:“你赶紧让它回去吧,要不陈团长发现了,可了不得。”刘磨拴说:“白天让它藏在林子里,陈团长看不见。看见了怎么着?他要是真有本事,给它下命令,让它回去。”

“过两天送给老百姓家吧。”

“送不出去,要送得出去,它会跟这么远?”刘磨拴嘀咕着,语气里掺杂着一丝不满。他不喜欢战友们动不动就要把他的赛虎送人。

清晨醒来，曙光初露。原野上，雾似青烟，泥土的气息潮、冷。宋春来起身，向外眺望。远处的丘陵少妇胸脯似的挺立着。清晨的薄雾，正如女人的披纱，将那“胸脯”半遮半掩，浴女似的越发迷人。宋春来望着这些丘陵，不由得想到了女人，想到了杨秋花。杨秋花也是军文工团团员，是女队分队长，比宋春来大两岁。宋春来脑子里寻找杨秋花那张瓜子脸，尖下巴颏儿；寻找那一头乌黑的头发。宋春来找到了，她就在几步远的地方。她那长长的睫毛薄窗帘似的，把她那双好看的眼睛遮挡着，让人觉得她眼前总像有一团雾。宋春来凝视着她，杨秋花却无心与他对视。她肩搭毛巾，怀抱脸盆往河边走。她身后，女队员一个个小鸡崽出壳似的，从树枝间钻出来，走向河边。她们同样肩搭毛巾，怀抱脸盆。宋春来忍不住笑了，她们可真是一个分队的，一样的懒散。你以为你是谁？贵妃戏浴？这可是战场。宋春来真想训斥她们几句，可又没这个权力。自己是男队分队长，管不了她们。宋春来正郁闷，陈聚旗发话了。陈聚旗声如洪钟，喊道：“回来回来，谁让你们去的。我让你们去了吗？随便乱走，暴露目标，把敌机招来往下扔炸弹怎么办？又是你杨秋花，总不带好头。”女队员就定在那里，一个个撅着小嘴，眼里满是疑惑，她们不相信战争真的会来。这么美丽宁静的鸭绿江畔，哪有一点战争的迹象？

宋春来的目光越过女队员那些懒散的身躯，看见鸭绿江蜿蜒前伸。河床上白色的沙石在霞光里明亮起来，渐渐放着光。江畔都是人，都是鲜活的生命。牛车在江边的土道上吱嘎吱嘎，缓缓而行。

赶牛的老人甩着鞭，吆喝着，声音悠扬，漫不经心。女人有的在江边洗衣，唱着歌，有的穿着长袍，头顶水罐，来回奔走。老太婆在墙角做着祈祷。她们念叨着，祈祷死神不要光顾这里，枪炮声不要打破这里的宁静，可战争会因为她们的祈祷而远离吗？

这可怕的寂静，使宋春来内心深处涌现出一丝恐惧。虽说他早就是一名革命军人了，可这一年多来，除了在四野中南部队艺术学校学习，唱歌跳舞，就是跟在作战部队屁股后面跑。现在，他才真正有一种踏上疆场的感觉。山里的空气清新，却似乎令人压抑，宋春来内心深处，那不易觉察，不敢面对，不愿承认的一丝恐惧，被他的一个深呼吸压了下去。不久，他听到了枪声炮声，不是幻觉，不是耳鸣，战争真的打响了。尽管枪声炮声离文工团很远，是军步兵师在十几公里外打响的，但那里的战火映红了天空。宋春来凝望远方，听着枪声炮声。这激越的声响，竟然把心中那强压下去的一丝恐惧击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热血沸腾，他恨不得上去放几枪。他不是好战分子，他相信，没有人真正愿意打仗，就是被称为“好战分子”的军长楚天明，也不是真的好战，只是被逼到那条路上。

打吧，既然战争不可避免，打他狗日的美国佬！宋春来这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骂了句粗话。

陈聚旗听见了，他笑道：“秀才当了兵，没了斯文。想打仗，先得干本行。本行干好了，慰问前线官兵。官兵杀敌，咱跟着解气。”

陈聚旗的话暗含批评，宋春来的脸顿生一丝燥热，同时，一股力量油然而生。他不明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作为一名文工团员，他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志愿军炮兵第一师某连队指导员麻扶摇写了一首诗：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

诗被谱成《志愿军战歌》，传唱开来，此时，陈聚旗正在防空洞里带领文工团员们搞创作。《志愿军战歌》给潮冷的防空洞带来滚滚热浪。陈聚旗激动不已，冲弟子们指手画脚：“看看人家，一个基层带兵打仗的指导员，歌词写得多有气势。再看看咱们，一个个憋得大便干燥，没憋出一个好作品。上前线吧，这样闭门造车，只能憋出一身病。”

说上前线，大伙热情很高，可联系了几个营连，人家不欢迎，说仗会越打越激烈，千万别去添乱。陈聚旗就说：“越打越激烈怕什么？我们又不是没打过仗。女同志不但能打仗，还可以充当卫生员。打仗间隙，我们唱歌跳舞，给战士鼓舞士气。”电话那端还是推辞，陈聚旗放下电话，指着弟子们的鼻子说：“看看，看看！这就是我们文工团，一个在别人眼里只会添乱的团队。”

宋春来沉默不语。陈聚旗有了情绪，他不能见火浇油。陈聚旗有个性，不用浇，自个儿就烧旺了，一直烧到了军政治部。陈聚旗向政治部书面请示，要上一线连队采风。宋春来吓出一身冷汗，这不是找挨骂吗？恶战就要来临，他竟用“采风”二字。他建议陈聚旗换个词，比如“锻炼”什么的。陈聚旗摇头，坚定地说：“不改，就是‘采风’！”

三天后，文工团的“采风”活动被批准，批文如下：前往步兵师

步兵四团，与作战部队同吃同住，但不能参战。待战争打响，文工团仍旧留守后方。

文工团员欢呼雀跃，打点行装出发。

两旁的树木被甩在身后。接近前线，他们看见了敌机。敌机在头顶盘旋。夜空中挂着照明灯，发出惨淡的光。宋春来仰望灯光，突发灵感，脱口而出：“同志们，加油行，敌人给咱点天灯。点天灯，看得清，行走如飞向前进……”

接近前沿阵地，敌机飞翔声渐远，炮弹爆炸声近了。山梁上，爆炸的火光闪现，烟柱升腾。周围的田野在闪光中，露出密密麻麻的弹坑。刘磨拴气喘吁吁，说着快板：“同志们，加油行，美军鸣炮将我们迎！”这比之宋春来刚才的快板，简直就是抄袭。但他年少，这种抄袭非但不令人反感，倒觉得他聪明可爱。大伙乐了，把步子迈得飞快，装作受了他的鼓舞。刘磨拴不知情，以为大伙真的受了他的鼓舞，自己也备受鼓舞，再次敲起快板。声音更高，更洪亮，那嗓子很快就沙哑了。他到底年少，经不住折腾。

就要进入阵地。陈聚旗在前，队员随后，一个跟一个，在蛇形交通壕里弓腰驼背，快速前进。军用挎包拍打着女队员丰满的臀部和男队员年轻的裆部，肩膀和胯骨不时擦在沟沿上，电话线挂住背包带或枪支，让人一个急停，与身后的人热烈碰撞。倘若身后是个女队员，便会撞出一种软绵绵的感觉。那感觉在后背上久久不散，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涌上心头。不吱声，不向战友们讲，怕人说自己齁齁，只偷偷回味。即便汗水雨水淋湿了后背，那感觉依然挥之不去。

探照灯在头顶缓缓移动，把周围的山野照得亮如白昼。偶尔有冷炮在头顶飞，在身旁爆炸，扬起沙尘。等炮声弱下来时，大口径机

枪又响了。子弹尖啸着，贴着头皮飞。枪炮声没有吓倒文工团员，枪炮声倒像是战鼓，把他们擂兴奋了，一个个疾走如飞。

借助探照灯的光，陈聚旗看见步兵四团的阵地耸立在漫漫的夜空里，陈聚旗心里倏地增添了喜悦。

“下坡快跑，小心鬼子打炮！”陈聚旗说。宋春来把这句话往后传，再由后面的人往更后的人传递。传话的人说完话就往下冲，防止聚堆。冲下坡，爬上一座山，就是步兵四团的前沿阵地，与美军的前沿阵地隔山相对。

文工团去的是一营。一营构筑的坑道里，淡淡的烛光，在微风中摇曳。坑道里贴着标语：“欢迎文工团的兄弟姐妹！”“绝不让文工团员伤一根毫毛。”文工团员看着这标语，心里暖烘烘的。杨秋花鼻子一酸，眼泪就要往下落。她倏地明白：这些可爱的兄弟们，说文工团只会添乱，不是不欢迎文工团，是不忍心文工团员到这残酷的地界。杨秋花伸手理了理她那被风吹得零乱的头发，挺起胸膛。她要为兄弟们尽情歌舞。

4

对峙了三天三夜，美军不战而退，不知他们是真退还是佯装。四团团长不管真假，追！追上就打。文工团在他们身后跟随行进。大山沟里，村落稀稀拉拉，斜坡上布满乱石，沟里是泥沙，路滑。走几步，就会摔上一跤。有时会踏进溪流，那细细的、清脆的水流声，琴弦似的消除着宋春来的疲劳。除了志愿军，路上看不见行人。村子里也只能见着穿白衣服的老大爷、老大娘。男人们身上背着干柴，妇女们头上顶着水罐，背上背着孩子。他们不再像初见到志原军时

那么悠闲，战争给生活带来的恐慌，都写在他们的脸上。见不到学生上学，见不到市场，只有倒塌的校舍，被抢的商店。宋春来眼望这一切，战争的景象，留在宋春来心里的感觉，比初冬的天气还凉。

炮弹的轰鸣越来越响，火光明亮。火光中，被炸起的树枝和土块飞溅。当这些飞溅起的树枝和土块落在文工团员脚旁时，陈聚旗喊：“停止前进，隐蔽！”有人发现一个山洞，招呼一声，就都挤了进去。

洞顶的岩石龇牙咧嘴，滴着水。水滴在文工团员身上，浸透了军装，那潮寒之气便浸入骨髓。刘磨拴依住宋春来，梅生依过去，柳江南也依过去，四人挤得紧紧的。慢慢地，男队员都挤在一起，女同志也挤成一堆，借助体温取暖。洞内漆黑一片，一觉醒来，依然一片漆黑，不知方位，不知时辰，不知是白天还是晚上，只听见敌机的扫射一直持续着。

陈聚旗躲到角落里，撒了入洞后的第三泡尿。他断定天已经亮开，不能再等下去了。出发！出了洞，天果然已经亮开。他们经过遍体鳞伤的公路，经过摇摇欲坠的桥梁，经过无数被摧毁的村庄，经过一个被炸成一片废墟的小镇。天色近晚，他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战争激烈，战斗部队伤亡陡增。文工团编入临时医疗队，没时间演节目。面对一个接一个被抬到眼前的伤员，宋春来有些不知所措。防空洞不够用，没有帐篷，在夜风夜露中，病号会得伤寒。陈聚旗命令宋春来：“去找几间民房！”

夜色漫过来。宋春来走在前，杨秋花跟在后。一男一女两个分队长，总是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黑暗中突然蹿出一条狗，向宋春来扑过来。宋春来以为是狼，吓出一身冷汗。他冲那狗就是一枪，没

打中，那狗跑了。跑不多远，停下来，在火光闪烁中啃一具死尸，是敌人的尸体。宋春来没去管它，心里打起寒颤，急忙逃开。

接着他看见一匹马，立在一具敌人尸体面前，它不是像野狗在啃吃尸体，它在亲吻它的主人。“这是一个重感情的家伙，咱们把它带走。”宋春来说着，拽起它的缰绳，马却死活不走。杨秋花用刀砍掉了它的笼头，一枪砸在它的屁股上，把它赶进了树林，对它说：“你自由了，你不属于敌人，也不属于我们，你属于大自然。”

他们终于找到了几间民房。男队员不断地把伤员抬进来，女队员配合军医护理。伤员并不都是枪伤炮伤，冻伤者居多。这年雪来得早，白雪一夜之间覆盖了大地。战士们穿着薄薄的棉衣，没有防寒鞋，只穿着高靰胶鞋。有的人把高靰胶鞋跑丢了，就穿矮靰的，在雪地上战斗几十个小时。脚冻麻了，僵了，自己都不知道，直到起不来，走不动，才知那两只脚残了废了，可能要被锯掉，便擂鼓似的，用拳击打那毫无知觉的腿。宋春来上去抓住他们的手，不让他们捶打自己，他们就坐在那里默默落泪。他们受了伤，挨了子弹没有流泪，冻伤让他们觉得憋屈。杨秋花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可说什么呢？忍不住也落泪。那就哭吧，哭出来好受些。

5

汽车运送伤员，开到山那边，路窄进不来。宋春来领着几个男队员到山那边接。他看见伤员从车厢板的里侧往外爬行。他第一次看见，那么高大威猛的战士没有流血，却只能爬行。他飞身而上，跳到车厢板上去扶他们。宋春来不让他们爬行，他看不得他们爬行。

杨秋花从没见过这么多冻伤的战士。面对这些冻伤，她几乎没

有办法。她不想把他们转入后方,转入后方,他们的腿就得锯掉。她命令女队员们把这些伤兵的鞋脱下来,用雪给他们擦脚,然后把它们浸入冰水、雪水里。可是,往往把这个人的腿放进去,另一个人又被抬进来。桶不够用,脸盆不够用,人手也不够用。让一条冻伤的腿缓过来得五六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不够用。杨秋花解开衣襟,抱起一只脚塞进自己怀里。别的女队员也学着她的样子,怀抱一只脚。野战医院的院长看见杨秋花这么对待冻伤的战士,吼道:“你这样让他们等着,会要了他们的命,赶紧送往后方。”杨秋花说:“到了后方,他们的腿就得锯掉!”“腿重要还是命重要?”院长吼道。杨秋花哭了,说:“他们年纪轻轻,不能没有腿。”院长再也忍不住了,大发雷霆:“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你干不了就走开,不要在这里添乱!”杨秋花不再吱声。杨秋花想,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院长的错。

战争来得这么快,这么猛这么惨烈,是杨秋花没有预想到的。冻伤的人员送走后,接下来他们面对的,就是枪伤炸伤。他们很多人的腿被炸掉了,肠子露出来。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腹部淌着鲜血,床铺被他的屁股压得陷下去的地方汪成一湾血泊。他们的父亲母亲要是看见了,心里该是多难过,他们肯定也不想活了。杨秋花这么想着,那泪便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男孩死了,他还是个孩子,可是,他死了。他在闭上眼的那一刻,居然冲杨秋花笑了,小声地说:“同志,你长得像我姐,真好看。”杨秋花再也控制不住,号啕大哭。

战争持续了七天七夜,部队付出惨重的代价,完成了阻击任务,奉命转移。当宋春来、杨秋花跟随陈聚旗,带领文工团员送走最后一个伤员后,他们才发觉,自己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了。多么想睡一觉啊,哪怕就十分钟。陈聚旗侧耳听,枪声炮声越来越清晰,喊

一声：“此地不可久留，撤！”他们强忍着，用手拽着麻木的脚，脚推动着冻僵的手，几乎是爬行，把自己移出这几间民房。走不多远，听见轰隆一声响，身后，巨大的气浪扑腾过来。他们回头看，刚走出的房子被炸毁，燃烧着。宋春来望着那片火海，倒吸一口凉气：还是团长有远见，倘若真的休息片刻再走，那就走进阎罗殿了。

血染的军装在初冬的阳光里，灰黑油亮。衬衣没有换，头发没有洗，身子别说洗，抹擦一下都没能够。人行在路上，虱子行在人身上。

第二章

1

梅生寡言少语，没事就吹竹笛。竹笛很短，是他爷爷留给他的。小时候，爷爷常带着他，坐在屋后的一片小树林里吹。爷爷的笛子就是一个童话世界，有冬雪飘，有春水流。梅生小时候与爷爷一起睡，他们的床就搭在自家房后的一间小屋里，那是爷爷亲手搭的一间小屋。一个冬天，爷爷邀请他去给自己暖脚，他就恋上了爷爷的体温，于是，无论春夏秋冬，不用爷爷再邀请，他就自个儿去了。那间小屋，便成了童话里的天堂。爷爷就在这间只有一小块窗户的、微暗的屋子里，给他讲故事。这间小屋，便像放映机似的，让他看到了遥远的过去，看到了比爷爷岁数还大的白胡子老头，看到像杨春花杨春花姐妹那样漂亮的背着花篮的仙姑。爷爷给他讲《白蛇传》，讲《天仙配》，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爷爷讲完故事，就会给他吹一曲。爷爷吹得最多的是《梁祝》。梅生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生动、最感人的乐曲，他常常在这乐曲里甜美入梦。只可惜爷爷死了。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阳光透过那唯一的小窗射进来，照在爷爷的脸上。爷爷第一次没有早起，就那么静静地睡着。梅生喊他，他没应；推